

張東海先生集

卷一



海張先生文集卷三

說釋對原誠志話

車菴說

君子之道本於天成於習而耻者其機也耻於不善而力於進善其機也度習而上也莫禦弱於不善耻於從善其機弗度習而下也莫禦然其機猶存或可挽而上也若忘其機則無所忌憚本於天者日銷去禽獸幾何哉孟子謂耻於人也大則子謂不幸無耻皆示其機以立本也末世道日海裂十習無憂其志蕩其氣驕其言肆弱於事而遂其



機不耻其所當耻耻其所不當耻者多矣是故  
急於名則耻徇晦衆競於利則耻獨廉衆爭於榮  
則耻難進衆矜其奢則耻於儉衆樂其誕則耻  
訥衆安於傲則耻於恭此射而不善操其  
不度不識其的矣發以傷物反激以傷己其  
矣弊於習故也君子之道成於習毀於習習其可  
畏哉晨之子方坐市以殖利權其權量其量與其  
直固知爲欺也考其德皆輕重其權盈其量  
上下其直則報然其恥之悔與之偶明日竊笑之  
夕較其利贏於己也遂耻己之不善於市明日往

師之又日師之自以爲得計誇於其儔其儔從而  
諛之方自悔昔之愚而耻也退而思之又耻不能  
徒取贏焉又從他儔而師之椎埋掠奪無不爲矣  
何耻之有習之移人也如此嗚呼豈特市人云乎  
哉摧於守道耳於忍耻突梯媮媮變節徇俗者皆  
是也言言筆之吾耻殆甚焉然而本心之者萬變  
不喪君子在執其機慎其度也伊尹一夫不獲若  
撻於市亦如此而已三衢胡彥超以耻菴自號蓋  
知其機者也遂爲說以歸之相與共勉不耻吾言  
乃全吾天彥超以爲何如



稼軒說

稼軒者克清顏於左右室示所業也人因以是稱號之予謂稼軒之說古今人言之詳矣業於斯者知之精力之至矣尚何以加之無說可也竊有一說相與商焉昔陶淵明爲彭宅令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乃二百五十畝秫五十畝稅陶善飲欲給釀材故也克清亦有陶趣尤好賓客稼將盡秫耶亦稅耶然陶之飲韓子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韓子是言爲王無功而發亦成其美耳後世言劉阮之流者皆以是與之意固忠厚然其肆情昏酣賣

偷曩教豈有托而逃之者一至此荒悖耶性質善飲飲弗及亂若陶之飲以適其天謂之有托而逃可也弗逃弗托亦可也固無損於其大矣彼荒悖者可藉是以自誑而且以誑世耶况劉阮輩皆遘時多艱輕世肆志可托可逃也生當平世出處自若何托何逃哉噫非托非逃卒以飲債事者多矣克清年方壯頗好脩固不至荒悖債事然王耶劉耶果陶耶彼之名於世者要不在是克清其反諸稼宜多稅也予與克清有世契之舊瓜葛之屨爲兄弟之行且辱愛辱敬故敢以是說進而規之庶



幾親親也克清褚姓名廉克清其字也

培善堂說

安成李廷重以奕世有善而恐繼承之或怠名堂以培善蓋自勵也以予有一日之長抵南安求其說而說者多矣久不暇復適值梅于盆俾小隸視之朝夕克謹旬餘梅乃萎恠謂之曰爾非辨此者委之家童漫不之計又旬餘欣欣若有生意者問故僮曰向此隸惟欲效勤于左右或宜燥而灌或方靜而搖殷勤太過而耳目不及彼且遠走嬉卧有撓抑瓜剔之者不顧厩馬嘗逸幾蹶其根抵而

不知惡乎而不萎僮惟時其燥濕不犯之而已無他技也不覺偶有生意予撫几嘆曰誠偽之辨如此哉君子脩治之大端也韓子種樹傳意尤未盡蓋隸唯取悅於吾偽於愛梅僮乃誠梅之愛者也誠偽之間物之榮悴判矣廷重培善之說請以是復之噫培而偽反戕其本不若不培之愈也廷重自反何如昔有人夜行見石以為虎也發矢貫之飲羽及視石也再發不中三發中而不入夫誠與偽發於心而應於手乃如此然此誠偽射者固亦不自知也噫此君子所以貴居敬窮理必慎其獨



也。歟。廷重之培善誠乎。偽乎誠矣。其有息乎。抑能自察否乎。吾將試焉。是為說。

張鏊名說

張生鏊予友。茂蘭家嗣也。甫齠。亂游鄉校。間眉宇踈爽。標格英偉。且讀書聲琅琅然。徹人耳。世澤所鍾於斯徵矣。作名說。貽之曰。鏊者火鑑也。鏊與燧同。以金為鏊。故從金。以會意。以遂而諧聲耳。周禮司烜氏以大遂取明火於日。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亦有之。金燧是也。觀於鏊。可見人之靈巧。足以斡旋造化焉。蓋天地萬物莫非陰陽。水火木金

土陰陽分屬。若水之內明外暗。火之內暗外明。固陰陽互根。翕張異體。然由火不可以致水。水不可以致火。專氣勝故也。鏊以金。金從水。陰之為也。故木石之致火也。易水之致火也。難範金為鑑。其得陽數多於水。其內明愈於水。故辯妍別媿。又資於鑑。而後可然。亦弗能火也。惟鏊類於鑑。而陷其中。其中陷。故明聚其明。聚故陽。燄陽之燄。則火存。然一星之陽。燄於疑陰之中。終弗能自燄也。以日爍之。為盛陽所觸。而火斯燄也。則鏊非惟不反於火。而又毋於火矣。是固人之靈巧。以斡全造化而造



化自然之妙亦不可誣也。凡形於天壤間者孰非陰陽造化之爲乎？張生盍亦知此。雖予言麗淺不足以格物顧名而思觸類而長則物物一理。理外無物。物外無理。物理洞明亦庶幾進學之一助云爾。遂其勉之。

詩韻辯

韻書始於江左。弊於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能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唯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唯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

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實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制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辯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唯取諧協固寬矣。



東坡集卷三  
六  
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謂遵今之制者非苟同也據天下之公闢江左之偏也觀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待辯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群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由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不知唯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

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齧下齧之異也上本始於東終於山不知偶分及此乃曰日出於東沒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爲失寧免笑乎或曰朱子訂詩書之序破千載之陋使唐韻當易何無一言之及也曰宋以賦取士通併唐韻朱子不當制作之任其容變乎使朱子生於今日尚泥唐韻乎必不然也高明者自當有見

靜怡釋

晉陵之南具區之西荆溪之上有士馬曰李尚友



氏自號曰靜怡人咸稱之曰靜怡先生客有囂囂  
子者過而詰之曰夫動靜人之大端也非直人也  
大而天地亦然非直天地也夥而萬物皆然非直  
萬物也幽而鬼神亦無不然有動必靜有靜必動  
若循環然不可偏舉者也先生靜而怡將動則弗  
怡乎若然弗怡亦多矣將效尤於老莊耶禪伯耶  
廣成子浮丘公輩耶且靜而無靜斯爲之真靜以  
靜而怡怡則中動動則不靜矣何有於怡乎吾爲  
先生弗取也東海生釋之曰客之言辯矣靜怡未  
必非也一動一靜固無端始然必以靜爲先也前

此天地之既終渾沌之將始始以動乎始以靜乎  
形氣未著無自而動必以靜而之動也則靜也者  
一太初也不靜於冬何動於春不靜於夜何動於  
晝不靜於吸何動於呼不靜於拙何動於信風霆  
霜雹以歲較之其動幾何飛走潛植以生較之其  
動幾何動大端也靜又大分也靜其體也動其用  
也以靜制動者順以動制靜者逆以靜觀動者明  
以動觀靜者惑此濂溪之所以主靜明道之所以  
靜坐諸葛武侯之所以寧靜皆爲萬世法程而弗  
惑也是靜也進脩之本歟作聖之本歟隱處之本



歟時乎靜而動者妄妄則僨事君子弗為也時乎動而靜者匿匿則後時君子弗為也靜怡先生隱處而靜者也以靜自怡所以立其體弘其用也蓋靜而有所養得所養則怡也豈必槁木死灰以為真靜若老莊禪伯廣成子浮丘公輩耶吾未之聞也客之見左矣囂囂子遂默默以悟遽退而靜坐生乃次第其言以為釋

寫騷亭釋

淮陽子為秋官郎以寫騷名亭有非之者曰屈原之離騷其何時乎使非楚襄懷之世恐弗作也子

當成康之治而寫騷殆所謂不病而呻吟乎能無背時乎子笑而不答其弟子吳之珎以告夏官郎東海居士居士艷然而起曰汝知春秋乎春秋叔世之書也亂臣賊子之事也孔子不得已而著此刑書宜治世之弗之用也漢之盛時儒先君子嘗治之乎曰治唐之盛時儒先君子嘗講之乎曰講宋之盛時儒先君子嘗究之乎曰究使在堯舜之世必將併絕之乎之珎默然意若有弗懌者居士曰吾方患世之陋儒俗子謂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為五伯之事未知堯舜之治亦用政刑乎曰



此猶天地之四時有春無秋何以成萬物曰然則堯舜既不可無刑政則春秋在堯舜時亦必不廢也曰諾曰亦有廢之者乎曰有曰誰曰王安石也安石之流嘗鄙棄春秋謂斷爛朝報矣曰其究云何曰塗炭華夏招徠裔夷播遷王室陸沈神州遂至蒙元之入則自天地以來未有之鉅禍實肇自春秋之毀也居士撫几曰噫亂世之春秋乃治世之膏梁不可毀者如是夫則離騷之在治世當毀之乎離騷固非春秋比倫也忠君愛國之心九死不變則春秋之所必與也敢問盛治之世懷忠君

愛國之心者將有所斥遠乎加獎也朱子所以雖扶病必詳釋之也處方今盛時而寫騷可乎不可乎其志忠乎佞乎其行潔乎污乎必有能辯之者然而必不逮彼捧溺嘗惡之流華爵秩盛輿馬飽妻子志得意滿而誇詡里氓市童矣此流若有諠書然汲汲以攻之亦不暇寫騷也之珎乃悚然拜曰敬以告吾師遂書以為寫騷釋

荆南漁隱對

軒轅正公北遊道吳墟過蘭陵汎荆溪溪之陰有人焉顏貌克然危坐投竿類有道者軒轅正公弭



檝葦間躡蹻而上揖而問曰先生慕呂乎曰非也  
慕嚴乎曰非也嚴呂足乎抑不足乎不答曰其釣  
是乎曰是然有說焉夫釣必曲其鈎香其餌志在  
魚也呂直而鈎何釣乎釣後車已乎釣必筮必策  
以禦雨暘專於釣也嚴不筮不笠而羊其裘釣亦  
專乎釣故人已乎曰予未之知也且魯宣尼嘗釣  
矣不聞其裘飭而鈎直也吾薦則釣養則釣餉則  
釣饋則釣鬻則釣否則歸吾竿讀吾書與古人相  
周旋唯諾其樂吾樂而已耳何暇浪釣不魚求而  
他求乎軒轅正公愕然驚踖然拜喟然三嘆曰有

道者也有道者也踈而問其姓名不答遂拂袖去  
軒轅正公逡巡反舟凝睇脰痛不知其所之

原訟

訟者公言也所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  
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  
之相戾者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軋坎而名之曰  
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內軋健而外險健相乘而  
成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  
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  
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恒人之所弗



尚小人之所樂為無復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詆巧  
刺變亂黑白顛倒邪正順其欲者跼蹐為賢非其  
志則夷齊為汚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日甚焉雖  
有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且痛絕之也  
然以天下觀之南土則文於北土者也北土寡訟  
而南土之訟乃繁以南土較之江右若文於諸邦  
者諸邦寡訟而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  
之士反工為口語巧於評訕乎古稱鄒魯之士斷  
斷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  
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文以飾其詐耶彼

習經好文卒為賊義蔽知之事何若椎魯樸鄙者  
目不接書而自信其天耶南海陳公夢祥由大理  
寺副拜江西僉事其操高其學碩熟爛天下之故  
者於其行予原訟以問之必有以復我也已

同年會誠

同年會非古也以義舉也衣冠之盛事也古之道  
存焉丙戌進士三百五十有二人受職中外越十  
年歲乃丙申正月甲子在京師者幾百人會于報  
恩寺有議所以處同年之道者華亭張弼遂述其  
意作五誠其一曰列職崇庫各安厥分母亢而傲



東海集卷三  
毋諂而隨母恃。故而凌母。昵情而隨。其二曰仕之  
遇合有幸不幸。不幸致尤於道。實競宜。拯。邱之自  
孽。而自棄焉者。亦矜之。其三曰小過則容。大過則  
攻。容母。淬其鋒。攻母。暴其蹤。其四曰寸長尺短。才  
各攸宜。勿忌。勿蔽。勿疆。勿棄。其五曰夫既厚其身  
寧遽忽其後。蓋世講其好也。於戲噫嘻。惟茲五誠  
敦天下。朋友之倫也。豈直同年而已哉。凡我同年  
庶其聽之。

異龜志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宋歐陽子則以為恠妄之甚

而斷不之信。予隣張宗達者。近獲一龜。畜之於庭。  
其長可四寸。其色純玄。脊如馬鬣。四旁周列二十  
六點。點皆高起。大者如豆。小者如半豆。如米粒。或  
踈或密。歷歷可數。按其點而熟觀之。信圖書之不  
妄矣。圖者馬背。偶有此五十五數。伏羲則之而書  
卦。書者龜背。偶有此四十五數。大禹因之而演疇  
初。非有八卦九疇之文於其上。也。聖人則之因之  
發吾心之所蘊。以開物成務耳。程子謂舉一兔可  
以起八卦。蓋深識乎此者。何足恠哉。使聖人今日  
見此龜。又安知不發一端。理數以教人耶。按疇之



皇極經中而不言數今龜脊高而獨無點亦皇極之象也豈洛龜之背亦然耶其二四六八之在四隅者亦皆平列不若今之所圖者耶疑為恠妄誤矣此龜人以其異冬月亦發而觀之遂晒死噫同一物也遇聖人則為萬世人文之瑞不遇則徒為異觀而死物遇不遇者如此於是又有感焉遂志之且以祛歐陽子之疑

睡丞志

嘉興丞某善睡嘗訪一鄉貴坐俟其出輒睡主人出恐覺之相對默坐亦睡丞覺不欲妨主人睡坐

待又睡主人既覺丞猶睡不欲覺之又睡以待丞覺晚矣主睡方酣遂不及相叙而去噫豈特睡丞哉吾聞諸工部主事過大樸云大樸嘉興人

猛鵲志

都水過大樸分司濟寧廨傍巢鵲哺雛幼子命家僮升樹探得其一鵲俟間輒搏僮網髮之中啄頭攫面流血僮舉手不及捕而去少頃客至僮持茶出鵲又入戶啄攫會七鵲成群噪搏不已幼子走避入室還其雛乃散去念吾江南時見探鵲雛者但聞哀噪竟日未有搏人而不畏者孔子謂南北



東坡集卷三  
方強異蓋因風氣而然此鵠之極異於南方者豈亦其地使然耶用兵者可以知南北方之強弱斷斷不誣矣

六同詩話

刑部郎中王景明之南京予贈之詩曰谷陽城外送離船矯首南都思惘然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予以爲可該數百人矣冬官王公偉輩以爲未盡交游者予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如此庶幾盡之且有不得問而及者問而後及者似不失輕重矣然此六同錯

綜交互輕重又不可遽分也六者之中同志最厚然有未相識者惟神交耳斯致之意不爲過矣又有志不同徒相聞而問者未可謂交游也

續惠詩話

二月四夜夢與中書舍人張文元同訪南陵守方文美於家閱其書櫃尋予秀才時詩稿不得乃借其大事記一冊本雅一冊而回且賦詩一首止記結句云東風二十四迴春覺而足成一絕又加二絕寄文美文元其一曰故人家在柳西濱夢裏相尋宛是真却笑南都同折桂東風二十四迴春蓋



予與文美交久矣同登癸酉鄉試則廿四年然此  
 句乃白樂天舊詩云其二曰少日揮毫鬼畫符鶴  
 城舊稿久應無故人篋笥如收得還付家人覆醬  
 甌蓋鶴城桐乃舊詩稿名也其三曰借書真似鼠  
 啣薑入眼何曾記半行却笑夢中空費力不知雙  
 鬢久蒼浪諺有云借書不能讀老鼠啣生薑故用  
 之然書目不聞有本雅豈夢之妄耶抑予淺陋而  
 未聞耶併識以俟博雅君子時成化十二年丙申  
 歲

玉枕山詩話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  
 應 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  
 亭張汝弼甫欲用曹參禮蓋公故事款留於周程  
 吟風弄月臺上數月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  
 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弗亟辦容與數日耳  
 東海不能強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  
 吹破玉臺巾巾乃石齋自製類華陽巾直方而無  
 襞積者東海蘧蘧斷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  
 破此巾耶遂以一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  
 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沙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



人石齋復以玉枕山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原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  
 跋曰東海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太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真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峯亦南安之照山也故自依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耳而又作二絕云客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  
 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聞  
 蒼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一絕云青茸鋪榻

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幃東海先生睡不着日月當天正大明跋曰觀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得睡而司馬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鏐仔甘心奔走左右也鏐下多一仔字五代西風俗而加也  
史可未幾適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使還具  
 道石齋之師康齋吳與弼之端嚴剛峭勇於進道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極論康齋立心造道處世化俗之詳東海滂賦詩曰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蓋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益持循且以謝玉



臺巾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送矣文簡  
當為折中云

鵲巢解

淮南子云鵲巢開戶背太歲世以為然予歲驗之  
或背或向亦未必然背者亦偶然耳今歲在辛卯  
觀家西之古椿有鵲巢戶正向東可指以祛古今  
繆誤矣大率子書雜記不足信者多人皆信之以  
其傳之自古不復致察故也舉此一節亦足以破  
陰陽家拘忌之說矣

書

與李縣尹書

過辱提誨感仰罔既委抄鐵崖傳附刻史義拾遺  
後謹錄一本奉上及考得評史義拾遺而稱木曰  
者乃桐廬章木鐵崖門人也然史義拾遺之稱竊  
有疑焉觀鐵崖傳及墓誌及大全集皆無稱史義  
拾遺者但稱史鉞耳章木評語亦云此鉞之可畏  
可見即此史鉞矣豈初嘗名以史義拾遺而後定  
名為史鉞乎况今所錄咏史詩別本亦稱史鉞蓋  
以同一斧鉞諸史中事故也意者今版行史義拾



遺當從其定名曰史鉞而繼以咏史詩甚得其倫  
類更附鐵崖傳於後尤當蓋鐵崖之著述固多而  
自以為得意者亦惟曰吾正統辯吾史鉞耳今傳  
之所述乃正統辯之全文以之而附刻于史鉞之  
後則一舉而盡得鐵崖得意之作猶狐之腋麝之  
臍既得其所貴重何必全體哉故弼竊以閣下之  
所指揮皆當而無疑也撫字之暇留意觚墨梓行  
此書俾先哲之遺文弗泯後學之見聞益廣盛德  
何可云喻耶恐命工已促未及面稟故敢布區區  
伏冀垂察幸甚

復廣東提學趙僉憲書

蒙問南安鬼俗淫祠太盛近乃毀之凡六百餘所  
土木偶人付諸水火祠屋之小者付諸無居之民  
間為巡警鋪舍稍寬潔者為社學宏富者拆除之  
材瓦官用惟留一所遷程太中劉安世蘇東坡張  
子韶江萬里祀於中扁曰寓賢祠蓋舊有祠於學  
而隘陋甚又近周程祠而有父下子之嫌故遷  
之軍民初甚不然久之漸以為便乃計歲省牛四  
百餘豬千二百餘狗百餘小牲雜費弗論醢鬪之  
訟亦減凡計之歲省銀豈止千兩而已噫淫祠固



地方習俗為民上者不加摧抑而反崇尚之則愚民將何以自立也宜其徹衣食鬻子女而不顧也今之所惜者特未能興學置醫脩其本以勝之耳敬因米教用韻奉復併道梗槩幸加教焉  
詩來道我毀淫祠敢望梁公萬一為土木偶人歸水火廟垣諸物付公私漸消自昔昏迷俗且省于今飽暖資却保德微才不副未能興學聘明醫

再答彭鳳儀先生書

昨者薄暮作書草草不盡如國初王忠文都憲近時耿九疇韓用熙李堂之輩皆當推擇拔語中

舉劉實之廉真廉矣但迂腐之甚所至害事身亦不免不若葉錫之知吳縣楊昕之知上海真廉而克舉職可錄也又提學御史彭勗之剛方教授孫鼎之至孝一以身教知府趙豫之不尚威嚴悃悞也惟孝孺諸公難著贊詞故昨云彙連而書闔棺事乃定未知尚書王竑李秉陸愉王復迨皆何如後漢稱長者真斯人也知之者少耳安得從容拜受教更有委曲弼稱前輩以名欲易知也非敢慢



也恕罪萬萬

議

議積荒糧

松江民瘼積荒為甚民日就貧救卹不甦者積荒  
滯之也田糧隱蔽考覈無措者積荒汨之也此積  
荒一事公私共救者有日矣非有司不知非朝  
廷不察不得已而苟安之爾蓋積荒由於賦重而  
非制賦之本意原上起糧本非輕重特籍沒富家  
因其租籍著為之額故同圩共里或止隔田塍地  
土魚異輕重頓殊極重糧田者率多陪納不數年

間家業蕩盡遂謀逃移尋至死絕田主既絕孰肯  
承佃所在原糧連年里甲陪納陪納既久亦致逃  
移逃移愈多而田愈荒田愈荒而陪納愈多雖有  
良法徵科亦不免逋欠周尚書深痛其弊遂多增  
糧耗槩縣已荒故連年加耗常倍於正糧則雖槩  
受其弊乃枉而可當庶得官無逋欠然納糧既多  
民能無貧乎此民日就貧救卹不甦者積荒滯之  
也况既荒則奸民作弊雖非積荒推入積荒之  
數隣近積荒則侵入積荒之地積荒雖日減而其  
數日增新田雖日增而數則日減歲適小歉又以



熟作荒有司踏勘指積荒之地為被災之所有司  
暫至何由能知此田糧隱蔽考覈無措者積荒洎  
之也伊欲陳奏減額開懇然朝廷錢糧仰給東  
南數郡一欲減額將不止百萬况宣德五年已曾  
減矣今欲再減能無虧國用乎此減額之策不行  
朝廷之不得已也伊欲從輕起租轉數納糧則加  
耗猶省已嘗行之但民恐開懇之後仍依原額造  
入名下復蹈徭輟趨顧慮不肯樂從故雖久行  
積荒如故此加耗包荒起租轉納皆有司之甚不  
得已也私竊計之今之賦入米布銀而已米為本

不為折色折色輕齎民所願欲今以積荒糧  
折木綿紗斤兩起科每升每合定例綿紗若干  
綿紗若干轉成布疋疋疋零不成疋疋者各戶轉  
遞官奏聞定奪民樂輕齎又無後患爭欲開  
懇以為世業則元額不失加耗頓減隱蔽可防公  
私共享其利矣或謂賦稅舊額米苧穀麥之外惟  
有絲綿以綿紗起科難入黃冊此不然絲綿雖非  
松江所產松江舊屬秀州即今嘉興府故有絲綿  
之額綿布雖松江所產舊亦不多故無其額自二  
十年來松江之民多倚綿布為生見今正糧多



折綿布以之起科入冊何不可耶况非入冊民恐後患誰肯從耶或又謂有田可懇固樂趨之矣其有水所蕩沒等色從何而起科也此亦不然姑以三十萬積荒論之豈有四五萬蕩沒者耶借使包納四五萬豈不愈於包三十萬耶但先開自首之條嚴示隱匿之罰選委公廉有心計者履歷覈究地里書筭人等則無可開懇者殆亦不多矣或又謂加耗之多不特包荒亦兼夏稅使積荒既除夏稅亦另徵耶此又未然蓋夏稅所出止在瀕海高仰地瘠糧輕故又加以稅以法論之固當另徵然

亦包納已前夏稅未嘗完足包納以來亦嘗另徵一年而逃者十六七蓋由高鄉獨被鹽司所困民貧為甚糧稅難徵周尚書深憫高鄉之困欲大拯鹽司之弊亦略施行掣肘莫遂因循至今夏稅包納若使鹽司之困如故夏稅又復另徵重困其民稅亦難足未見其利也嗚呼法立既久不能無弊因時故弊存乎有司未知以為何如此議周悉若為者竟如何

議水利

松江澤國水利為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



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蘇文忠論之已詳  
任仁發輩推之之悉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  
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  
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暵耳黃浦之開則  
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甚大  
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尚  
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去年  
一兩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  
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  
水之道徑耳使黃浦不開則月餘之雨當何如耶

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於此  
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齧兩岸洩水益徑則  
淞江潮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日隘故黃浦之濶  
漸隘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淞江限於  
低鄉之東北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  
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  
全熟或一歲之間一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  
上請實難為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怨望亦不郵  
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  
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惟在乎因其地



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

此以下處置有方

節蓄之

方當於出浦河口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時啓閉則高鄉潮汐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閒時則收藏閘版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利者何由而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於江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既緩多由蒲葦梗咽漸至於塞尋尺不除遂成堤岸時加巡視使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潦矣其泥沙湧動隨掘隨漲者若大興工費亦何益哉疏導以利低鄉

也然低鄉田圩不脩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溢不浚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脩浚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為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浚一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鋪或止挑一鋪二鋪而已或摧其高墳填於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即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為二河或指某河為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耶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况點夫雖多得賂即



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出水上可望  
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  
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耳雖然地  
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  
熟地所多為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時  
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  
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  
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治水者得此議  
酌之常有成績

世

### 哀辭祭文

#### 哀文江張御史辭

粵歲已巳兮天狼耀芒爰有衛霍兮固我圍疆胡  
皇輿枉御兮六飛動勅誰執其處兮曰惟巨璫璫  
不足誅兮實痛群良有豸斯冠兮文江之英叶焱  
驚塵集兮溘焉云亡孰不南奔兮胡獨甘乎鏑鏑  
曰君辱臣死兮惟義之常死雖可逃兮吾志弗降  
錕鍔赤董之產兮百鍊益剛猗嗟豸冠兮生者為  
殤歸氣作厲兮猶剿乎犬羊緬思是時兮天地蒼  
黃天心不渝兮日月其光華夷駭聞兮孰不盡傷



驚沙飄梗兮四顧茫茫斷雲沒鵲兮披天一方精  
英輝煌兮逐鴈以南翔有孤榮榮兮抱麟經而獨  
傷我哀豸冠兮重璫謀之不臧冠髮上指兮夜何  
時明

哀李欒城辭并序

欒城典教李廷韶夫順己卯與弟廷美以  
禮經同領鄉薦癸未拜欒城之命止以一  
力自隨未幾卒年甫三十廷美哭之悲  
予素重其文行哀之以辭曰

浩漻漻滅兮欒水揚波黯慘兮霧務兮野雨沉沙蕭

瑟莽蒼兮木無柯漂搖旅寄兮居無家噫噫吁夫  
君兮胡殞魄於斯阿親昵何在兮環視維他連蹇  
孱弱兮惟羸童之是與幽沉轉輾兮遂罹此苦羈  
棲翕忽兮英魂其何許夙矯翼以方翔兮遡芳風  
而委羽川激湍以東注兮弗盈科而奄沮痛爾同  
氣兮蘖食而荼茹悵望閩邦兮透運崎嶇遄駕靈  
輦兮峻山洪濤仰叩彼蒼兮彼不我昭噫噫吁夫  
君兮庶返故廬以逍遙

哀鄭豐城辭有序

余取進士與御史常山鄭時暉同年情契



甚密稔聞其尊公豐城少尹之賢而惜位  
 不滿德又恨不得與接為後生之益適計  
 至驚悼矯望千里哀之以辭庶洩余衷云  
 望天末兮嶮嶮流雲兮霍霍對跬夫君兮高標欲  
 乘風兮擁篲胡軒車兮弗來悵我行兮莫遂忽報  
 書兮在旁刺中腸兮揜淚白日頽兮號鶴鳴芳菲  
 薦兮聞鸚鵡循徃轍兮追惟枉良才兮下位尹三  
 佐兮弗遷屯汪洋兮灑沫局何參兮常銓伊誰開  
 兮誰饋騁駿足兮中庭神騷悲鳴兮頓變揮利鋒  
 兮斷蓬湛盧嗟兮徒淬嗚呼所遭則然嗟夫君兮  
 何悔亟躡履兮歸來撫故山兮松桂奄騎氣兮上  
 征視素履兮弗愧余仰止兮無窮托空辭兮遠慰  
 將黃鵠兮北南遡長風兮中憤

哀陳編脩母辭

容與閨闈弗自怙兮撼壑遐途弗自察兮焯煌蕭  
 帔天實資兮榮悴維命胡戚胡泰兮食冰抱雪允  
 自快兮雲馭飈輪忽長邁兮爰仰矩儀一何肅肅  
 兮吳山迢遙柳輦南載兮風酸神悽白日晡暖兮  
 揜淚凝睇激我永嘅兮

哀菊莊陳先生辭

哀菊莊陳先生辭



陳菊莊先生素耽于易而著直解予心嘉  
之而於其沒也哀之以辭

繫義畫兮開天三聖作兮朗以宣胡元聖之孔神  
兮尚折摘而絕編於天其浩浩兮海其淵淵偉若  
人之卓識兮弗中懾乎力綿耽嗜矻矻兮佔畢以  
穷年我欲之兮峻山脩川溘長逝兮徒糟粕之攸  
傳噫嘻吁兮將孰與言灑弱翰兮彈哀弦迺長風  
兮寄予懷之惓惓

哀張廷芳辭

余始束髮兮與子偕遊載策罷駕兮追迹華軒搜

抉今古兮仰止前修身世華蟬兮朝繹暮紬煥爛  
穠郁兮內彌而外彪胡彼蒼弗仁兮造化與讐既  
坎壈於雲途兮竟天闕於春秋奄騎箕尾兮上薄  
泐寥我懷痛激兮我淚橫流英菟眇眇兮九原幽  
幽嗟我良友兮羗齎志而長休

哀張聯芳辭

慘黯兮秋容慄慄兮淒風懷媿人兮搯涕鬱悒悵  
兮闐胸策予馬兮東郭睇佳城兮五茸仰隱操兮  
濯匪周黨兮誰同羗桂芳兮消歇歌下里兮悲冥鴻  
哀某辭



既余弱齡之媿尚兮竊誦夫君之媵辭偉鵬騫而  
海湧兮惘莫測其攸之煦枯悴榮兮潛連四時左  
右黔羸兮儼若嬰兒忽隼擊平野兮六空臺而遡  
寒颼或珠璣寶璐兮絡霞錦而飾毛施濟以騰蛟  
翥鳳之翰劄兮誠世之瑰奇陟玉堂清華兮維分  
攸宜帝念嶺之南兮煩鷲車而往綏獮馴而制弭  
兮績用告臯來秩宗之陟兮曰維德之清粹胡遽脫  
屣兮望勾吳而歸憇杉雲桂月兮朝吟夕醉翩靈  
風兮挾雲輶觀大化兮竟長遊湖山黯慘兮雲霧相  
繆騷壇空兮誰著誰龜恨我生之後兮獨掩淚而慄

京畿教場建演武廳祝文

皇明聖制文武兼施武雖云偃練習必時爰建斯  
堂以作六師內安萬姓外攘四夷陰佑默相維神  
所司爰薦牲醴神其鑒之

祭姚冢宰文

嗚呼士之生世克全者鮮善文章者或不足於政  
事善政事者或短於文章章善矣政事閒矣或虧  
於德量德量弘矣或不際於時或沉浮下僚際於  
時矣登樞要矣或弗善其終善其終矣未必有其  
後嗚呼此所以雖有魁竒宏偉之士不克大有為



於世負民之望者多矣惟公早魁科第經書義疏  
為天下式雖南荒北徼亦所傳誦公之文章何如  
哉釋褐即居諫垣徑擢少司寇為大宗伯為冢宰  
而至孤鄉公之際時何如哉獻納左右弛張幹旋  
稽古宜今動中肯綮至於大事大疑衆方洵一  
言而定公之政事何如哉人有小善稱揚不置人  
有小惡掩覆不暇曾參殺人茅焦墮井之訕若蝨  
蟲之過於前而莫較也公之德量何如哉耳順之  
年正寢而薨病也 天子遣醫 賜饌薨也天子  
致祭賜塋贈爵定謚公可謂善始善終矣况有

為大夫為胄子可謂世濟其美矣百年以來如公  
之際遇者能幾何人哉某等皆公門之桃李令子  
之僚友聞訃往哭未盡下情柳舉將教合辭陳奠  
儀刑如在盼嚮潛通尚饗

祭雪航王先生文

嗚呼先生實我父執折行輩而定交尚教誨之汲  
汲時從游行時忝宴集我赴京師贖錢多儀我還  
鄉里慶吊維時先生重聽執筆訊咨先生謂我古  
人是師我守南安先生耄矣執手罄情篇章盈几  
我復書問先生驚喜忽復報來遽爾弗起北望位



哭此情曷已骸骨賜歸宿草凡幾詩書之傳賴有  
諸子嗚呼先生所獲匪輕詩章翰墨四方揚名雪  
航有稿重價連城壽將八十正寢攸寧天之於先  
生也厚矣彼拖朱曳紫者何足為光榮我念疇昔  
此情曷釋瞻奠封塋松楸撼上悵頽然之偉儀頽  
然之玉色崇言清論飛泉激石皆不可得髣髴以  
瞻依徒痛泪之雨滴先生有知鑒我胸臆尚享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四目錄

題跋

書朱子感興詩註後 書金石例後

跋趙子昂書鮮于詩 書鐵崖先生傳後

跋揚文貞公與泰和尹吳景春書後

跋班恕齋書後 書巖子山墨迹後

書方遜志齋集後 書春暉堂詩後

書陳僉憲墓誌後 書錢孟浦墓銘後

書甘節堂記後 跋東坡書太白詩卷

題子昂山房清思圖 題黃華老人詩稿後



書續宋論後

書揚漁隱遺墨卷後

石鐘山記跋

跋青林王雲間卷後

書貞孝先生詩後

跋司馬通伯卷後

書韓憲副壽藏後

題黃氏世譜

墓表

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郭公墓表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夢庵陸先生墓表

贈太僕寺評事莫公墓表

工部郎中邵君墓表

墓誌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君墓誌銘

陳文達墓誌銘

顧安人衛氏墓誌銘

楊起巖妻陳氏墓誌銘

村居府君墓誌銘

董仲頌墓誌銘

卷五附錄總目

贊七首

序三首



碑記二首

墓誌表二首

祭文四首

詩歌十三首

題跋序十一首

東海張先生文集卷四

題跋

書朱子感興詩註後

自漢以來釋經之善者朱子一人而已蓋所謂至  
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者也再傳以及其門  
人則復支離蕪蔓矣越二百年来上虞劉坦之選  
詩補註始復其法而於朱子感興詩尤加之意惜  
乎近年又被好事者仍取諸家雜註淆乎其間讀  
之令人潰潰不見端緒一展卷間不覺氣之拂膺  
也雖曰坦之不獲見胡雲峯而有望於人使當時



見之豈盡抄入補註耶况潘昞而下諸說皆擇取之餘夫何而又猥併若是耶竊意不易補註之舊姑附衆說於別秩庶或可也

書金石例後

孫子曰聲不遇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而文章亦然其常可言其變可勝言乎蒼崖先生金石例舉其常而該其變誠有功於學者然其意欲使人以類推未必例盡於此外此皆非也蓋以諸家嘗有者為例偶未及者則弗備也

如碑誌無書子婦例設有以子尚主而受封錫者子婦可不書乎凡書不書視所宜爾然又有有例而不可為例者如柳子厚馬女雷王李卿外婦誌不足垂戒徒以長惡可為例乎醇儒莊士當有擇矣是故例雖有常變而其變也亦惟不戾其常而已不戾其常者義之當而已苟義之當何屑屑於例耶噫天下之事蓋莫不然豈獨文章云乎因書卷末以諗觀者

書鐵崖先生傳後

鐵崖先生雖出自會稽而寓吾松之日最久遺稿



最多故沒垂百年而松之稍識文字者罔不能道先生之名然謂其為邊上梅則所未聞也豈邊梅乃先生家居時所號而特行於會稽諸郡耶在松所書鐵崖之外有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之號不一如香奩詩等則書桃花夢叟錦窩老人此又因事而偶筆固非常號也常號不脫一鐵字雖各有所因亦豈不以胸中之錚錚烈烈者有之乎故其隨所寓而署其所者亦不一如小蓬臺等亦皆泯迹獨草玄樓尚在郡中迎仙橋之西不知幾易主而今為朱

氏之居然嘗詢諸故老皆不知先生之後果何如也今年予以會試寓京而其族孫豹亦由貢而至適得見其所裒鐵崖傳贊諸作因識

### 分野評

分野之說本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明故賈公彥謂吳越地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耳



周封太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司歲月乎况後  
之所謂吳越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邪分野所  
屬惟斗牛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  
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似以日月  
薄蝕抄忽觀之誠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以鳥道計  
之非人迹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曾能當其一二  
度邪今以某府當某宿亦姑取其槩耳盖天行至  
無一息少停而星隨之晝夜無所不歷豈有某府  
某山正與某星相直哉嘗見元僧德儒於此致疑  
而作分野評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

野而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分星邪豈先中國  
而後及四方萬國邪又豈別有一天星宿邪盖亦  
不得其說而欲下風膝行以叩儒衣冠而通天地  
人者弼嘗惜其不得見許魯齊邪律楚材諸公明  
此說妄意以占法答之盖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  
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  
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  
於斗牛之纏度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  
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  
所記不同占法亦異亦有不知占法測驗約畧而



言今以易占明之固無所瑣瑣也而京房鬼谷執  
革之類以第幾爻為家宅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  
某地也若德儒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而占  
法各取徵應適脩南安誌李從質以素卷寄至南  
安欲書君精於理學書以復之因以質云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  
志齋藁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  
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徒  
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

豈過乎猶以見之未盡為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  
海乃先生之闡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  
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  
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  
此八字未為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大節或有  
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  
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為文章稱首  
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嗚呼以文章家目之殆非  
先生之知己也嗚呼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為  
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否乎嗚呼



書春暉堂詩後

孟東野作遊子吟而有寸草春暉之語蓋蓼莪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意也孰謂唐室詩人率淺於理耶近世有袁景文先生者亦作遊子吟謂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蓋欲人子體親之心以自保其意亦有補於世教談者尚之然而東野尉溧陽乃以吟詩廢曹務為時所短落官不敬非孝也其所以報親之計尚踈耶景文為御史道不果行卒佯狂勇退窮死無悔殆可槩以後世之詩人目之耶金華張廷振事母克孝以春暉名堂有言以

茲之者衆矣吾恐徒以甘旨滫瀡為事忽其大者遠者故復有言廷振其何居耶尚圖其遠矣者

書陳僉憲先生墓誌後

故國子學錄安福李先生本素司教吾華亭時嘗謂弼言台郡陳先生遜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間脩大全諸書始欲詳緩為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又聞宣德間章丘教諭餘姚李應吉疏于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理噫纂脩



東坡集卷四  
臣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至公之論開來學也泥者中無權度執以為斷陋哉

書錢孟浦墓銘後

予嘗竊咲衣冠之流有諂事貴倖者捧溺嘗惡無所不至匍匐拜塵其常理耳雖暫得榮進以奉詔市井徒隸而鄉里之頗有識者亦輒笑罵之矣玷敗士類流毒蒼生且弗論近歲有中貴來江南侍卒王疇子者善幻多技驕肆尤甚嬰之者輒碎所至郡縣奔走鉅室逃散惟錫山錢孟浦眇然一布衣肅容往見以天理人心之語譬曉之此輩勢歛

聞者以其突虎狼牙吻而得生也既而還京天墜清明疇子輩伏誅西市孟浦名益彰彰矣是知所養剛大之氣不係於位也彼拜塵者曾何望孟浦之履屨耶嗚呼偉哉子故特著之且以屬彼紛紛杳杳者

書甘節堂記後

古之引經者不泥經意唐以前尚然自後經生舉子規規於單辭雙字之間以為能得經意而經之用則小矣進士李時亨之母守志名堂以甘節而脩譔吳先生原博記之但云甘於守節耳觀者往



往以不合巽卦九五甘節之語而疑之何泥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六義之興也何有於進道之味耶况原博之記未嘗一言附易意豈叛經耶予故書于後以祛觀者之感

跋東坡書太白逸詩卷

此東坡書李太白詩金相蔡松年跋之詳矣正隆乃金主逆亮年號施宜生即程史所記奔金使宋洩機而被戮者松年而下用筆皆稍似蘇者當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金之尊蘇與孔子並故其餘風皆有類耳宜生輩於松年詞極推重書

必提頭此當時諛佞之風也然由此亦可以觀其人覘國之脉矣松年與宋京卞同姓同時又云西山故觀者誤以為宋人非京卞鼠輩即李通諸大君子故不敢輕議然其言之當雖京卞輩亦不以人廢言松年雖略過稱所見以是為的耳何惟我鄉貢進士南海梁克載得而珍藏之吾三兒弘至與之同舟而來南安因出觀之遂書

題趙子昂山房清思圖

趙松雪為書畫所掩而文章經術人不盡知誠我元史氏之論也然於出處又聞君子不免責備焉



豹以皮死蘭以薰焚亦書畫之不容自掩而然乎  
御史鄭時暉所藏山房清思圖尤精絕展玩為之  
洒然不覺悵然因識之

題黃華老人詩稿後

鄉貢進士義烏王允達寒夜過予出示黃華老人  
詩稿及夔子山柯敬仲王待制宋潛溪先生皆有  
跋語然疑子山敬仲皆非真跡乃臨書也允達云  
吾曾祖待制公之語亦非親筆併潛溪語必皆義  
門鄭氏諸公所錄予遂釋然以為鄙見偶亦不繆  
然又疑詩稿首題黃華先生豈其自題耶稿亦清

人所謗人以此題耶豈其將成卷帙欲以此定名  
耶而書法甚類黃華豈其草稿細書自不類耶九  
思嘗為鑒書博士此云叅書豈在當時又嘗有此  
署銜耶允達文獻世裔事事不苟詭隨必欲予書  
此語以質知者故書

書續宋論後

元楊廉夫輩以柱斧戳地事為宋太宗弒藝祖近  
者劉文安公作宋論則鍛鍊益精矣今丘學士仲  
深嘗貶許魯齋而謂元不可為正統吾同年蔣宗  
誼續宋論則言之益詳矣然此二者豈果定論乎



書楊漁隱遺墨卷後

漁隱姓楊名仁壽天台儒家明春秋學會元季科  
舉制罷兵燹既作乃挈家遠避售星禽之術以給  
養寓館松江經學授徒於鉅室陶氏之館遂占籍  
松之陶溪因其自號人咸稱之以漁隱先生漁隱  
自少落落有奇氣作字學鮮于樞而得其風韻子  
景和 洪武間應人材舉拜東昌守坐酗酒不敬  
既罹重典以漁隱戍邊毋妻閉幽漁隱至戍所總  
帥亦習鮮于字或薦之于帥帥方作字漁隱從傍  
進曰作豎筆不得法帥擲筆怒曰汝書之漁隱即

肆筆一揮帥不覺嘆服更出名紙數十緡索書且  
問所欲漁隱曰某年七十惟欲老死鄉里耳帥許  
諾尋以老疾歸陶溪而歿年八十有七聞諸其甥  
吳時可云予嘗論之曰景和以酒失粉其身危其  
親覆其宗禍如是其烈漁隱善一藝卒脫戎伍越  
萬里歸老鄉里其幸何如於戲小善不可無小惡  
不可有亦足為萬世之明戒矣備書以告觀者

石鍾山記跋

獨東吳人也未嘗一至彭蠡湖口但嘗誦蘇東坡  
文有所謂石鍾山記者謾不加之意今年取進士



東坡集卷四  
十一  
觀政兵部之武庫郎中王公尚忠出是山今古題  
咏觀之快讀一過嘆曰嗚呼甚矣知已之難遇也  
豈直其人哉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名之以石鍾者  
其誰固知之矣酈元東坡亦知之矣李渤固弗知  
也然酈元東坡知之亦未盡歟蓋元之言曰微風  
鼓浪與石相搏而聲坡以石有鐸竅微波入焉而  
聲皆曰微而已驚風怒濤奔騰撞擊之時將何聲  
乎豈止噌吰乎窾坎鏗鏘乎意其雄偉詭恠極天  
下之奇觀正在於是不止京王之無射獻子之歌  
鍾也然而微風鼓浪可舟而聽適驚風怒浪傾檣

摧楫誰暇詳耶詳之者正漁工水師不能言者耳  
所以極古以來無一人詳著文字間者嗚呼人之  
於山非有情以蔽忘之也知者尚如此其鮮人以  
眇然之身寄於百年之間必欲人之盡知任之必  
嘗不已感乎所以古之豪傑恒鮮遇雖然事不目  
見耳聞而臆斷之如此必有能探東坡之意而詳  
告我者亦茲山之遇也

跋青林王雲間卷後

此文解學士先生作而親書之送孺妻祖立簿三  
公也公吾雲間人故稱王雲間其庚辰上二字刻



去補題洪武蓋後革除建文年號故也剡補者吾  
妻父名璞字崇玉嘗親炙解先生習書而得其法  
其青林小隱四隸字則學士沈民則早年筆也主  
簿公歸老壽康戶部尚書周文襄公巡撫時造其  
廬既而告諸郡邑屬僚曰王主簿律已有為靡事  
不舉吾吉水之民至今思之弼幼侍先君兵部公  
聞公每道洪武間法制嚴密之甚為官者恒慄慄  
不自解幸而至今天所賜也年若干終崇玉先卒  
今孫僕亦望七矣舉此卷告弼曰世以解書售者  
輒得重價吾不忍也為我書其槩以告吾子孫庶

幾可傳乎弼拜而書之

書貞孝先生詩後

右夢萱詩貞孝孫先生之作也先生名鼎字宜鉉  
廬陵人由鄉舉登乙榜授江浦教諭陞松江教授  
考最薦御史奉 敕提調南畿學校丁外艱歸歿  
於家門人翰林學士吾華亭錢原溥毘陵王廷貴  
諸公私謚曰貞孝先生誠天下之公論也蓋其平  
生為教一以身先操履純篤雖暗室屋漏不廢者  
文辭固非其所重然盛德之著孰得不欽弼莊誦  
再過謹書其槩以告觀者凌夢萱之孫汝重整此



卷當允慎重此詩哉

跋司馬通伯卷後

姜堯章論書云一須人品高誠確論也人品不高者雖童習而白紛徒富繩墨何有於神妙耶司馬通伯繡衣欲以通經學古為事旁及於書即能臻妙猶神駒出水籟雲追風雖或不範馳驅而足馬豈可望其後塵耶觀其祭朱文公文敢發五百年來群儒所未發其義理卓識一洗俗學書家一藝弗足論也

書韓憲副壽藏後

遠時用兵有縱賊而戮良人以獻敵者有安事捕酒而得擒斬功者有織兒傭僕僅勝巾服坐獲首功者所以軍事不其競也與韓憲副出謀聚兵以障郡縣乃不欲獻功以邀爵賞獨何心哉憲副預作壽藏人以為達特其一篇耳豈其於富貴生死一裁之以義者耶聞諸周內翰伯常言而有感用識於壽藏文後

題黃氏世譜

世譜之學大壞於元蓋彼夷無姓氏而自附於華姓華人之附勢位者又附於夷雖衣冠之家以俗



所不尚因循弗舉故其大壞也極若元明善以文章  
章嘒喻一世而曾祖已不可推坐此故也吾松江  
府知事黃君收拾其家世譜於散亡之餘可謂勞  
且勤矣所賴在宋有文節公庭堅在元有文獻公  
晉卿累可徵耳豈能詳悉耶博求之不已必將互  
見旁出傳信存疑而不尚則黃氏之燦亦庶乎庸  
者之以俟

### 墓表

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郭公墓表

武城充之屬邑也民居實稠而族之稱望者惟曰  
郭氏焉郭氏不過中人之家非以富雄於鄉也世  
業醫近始有入朝著列大夫者非素貴也特以其  
人之克知孝義既和且肅足以聳人之天衷物則  
是以為望耳其人生為邑望死則泯之無以樹風  
聲固人向善之心故表之曰此 敕贈承德郎兵  
部武庫清吏司主事郭公之墓也公名浩字泰然  
曾祖諱某祖彥禮父昇母胡氏公生六歲而孤門



祚單弱且當

太宗文皇帝入繼之時師旅擾攘賴母氏抱携竄  
匿備嘗險阻卒育於舅氏以延郭祀盖母氏嫠居  
三十餘年冰蘖之操可想見矣公稍長輒自奮勵  
問母曰吾父在時何為曰讀書業醫又問諸父友  
咸舉質直好義之事遂慨然以繼志自任有楊暹  
者以醫晉鳴即從授學未幾盡其術求療輒赴病家  
多德之有司聞其名俾領醫學事時方營建北京  
俾督丁夫陶甃於臨清徒衆輳集癘氣大行枕藉  
蒸鬱鮮有甦者公乃命取雜材楛而為牀躬為注

糜給藥得生者衆他督工者倣而行之全活者不  
可勝計宣德間藩臣徵其邑之逋賦甚亟令佐相  
視駭愕不知所措皆曰此非郭浩不可乃即委之  
公首督豪猾一二逋負悉輸寡弱獲祐令佐躬詣  
其廬獎勞之鄉有求直於公者公以非已事謝遣  
之不去姑折以一言不直者俯首退聽親舊寔病  
者昏喪後時者租庸弗辦者多與補助不責報奉  
先極敬虔家甚肅雖非廣庭深宮內外截然一聞  
聲歎童穉亦不敢肆喧闐妍歸里人胡三俱亡有  
利其產而欲害遺孤者公亟取育之成立乃遣還



甥之子海領鄉薦僉謂公成之也平生不喜釋老嘗謂諸子曰吾死殯殮葬祭惟以儒禮勿為彼惑也隣里亦頗化之壽六十四天順丁丑八月十五日歿葬邑城北之金莊社配劉先卒賈郝其側室也子瑩玘瓚玖璽璞琮瑤琦瑄瑁凡十一人瑩領鄉薦仕至慶府紀善璽由進士任兵工二部推封於公璞任醫學訓科女四皆歸士族孫男十八人曾孫三人既葬十有八年璽陞兵部武選員外郎與予同寅且厚俾著表文予故論其所當表序而銘之銘曰偉哉是夫也邑之望乎美哉是丘也地

之望乎過者必恭也永保厥歲乎

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表

四川僉事張茂蘭既致仕家居成化十年十一月四日卒訃至京其友兵部員外郎張弼為位哭之哀既而具筆札為墓銘曰此吾二人之素約也今將三十年矣可食言乎柰未詳其官業亟走書問其子鏊索年譜適弼拜南安之命過家得見廣東僉事王宗吉所撰行狀且面論其詳叅諸京師所聞蜀人徐山甫輩語乃序而銘之茂蘭張姓畹名號草亭世居淞江華亭之脩竹鄉最為著姓稱塘



橋張云父廷嵩號桂巖以長者見稱生四子曰疇  
曰疇曰畿茂蘭行三自幼警敏異常其世父戶部  
員外郎賓暘嘗撫之曰益大吾家必此兒禮部尚  
書李公至剛亟稱曰奇童奇童云少長入鄉校益  
自勤勵戶部尚書周文襄公巡撫時見之大喜使  
積學毋早事利祿廬陵孫公鼎任府學教授聘為  
弟子員時御史彭公祖期提學得其文曰晚年少  
才贍當是遠器丁父憂起復肆志古學諸經史必  
窮究作用處不徒記誦也旁通星翁醫師僧道雜  
流而於醫尤良景泰庚午中應天府鄉試甲戌登

進士第觀政吏部時泰和王文端公為尚書擬除  
御史有為之地者曰身短弗稱文端笑曰其中本  
不短除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時旱飢獄卒有食  
草死者公曰重囚尚給衣糧卒乃平民應役者何  
罪而反致飢死命獄官以囚飯加水煮粥以草為  
蔬通給囚卒可以兩全併去獄中積弊數端囚無  
枉死者任部力抗勢利一以明恕自持平反摘伏  
者甚衆麗水薛公希璉河南耿公九疇相繼為尚  
書凡有疑獄即付詳讞遂令掌三法司事一部章  
奏文移悉屬裁定天順戊寅考滿受 敕贈父如



其官母太安人妻安人八月陞本部江西司員外郎決滯獄尤多時同僚協心南京有三清之譽庚辰十月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盜充斥官軍少利妖僧悟昇豪酋趙鐸安洪葦相繼嘯聚縱橫四出中貴閭禮僉都御史陳泰繼汪浩總制其事知茂蘭才智即委任之斬伐綏撫出入戎馬間關萬狀卒之渠魁授首四郊解嚴清軍伍定役法興學校均賦稅莫不有法以貽定規仙泉永通二鹽課司竈丁五千餘盜官鹽吏不可禁衆議出兵掩之茂蘭曰近平悟昇兵事甫定若更激之小則退依

山澤大則死抗官軍畹有以處之諸公無憂也遂單騎至盜所諭之曰汝等盜官物法當贖在為首者自詣理訴耳又潛數遣人誘諭之渠首果出歸之上官餘悉杖遣之由是衆感更生焚香膜拜者接踵兵定後築潼川安岳遂寧大足榮昌江安合江七城皆禁侵漁便民力為久固之計死事之家俱請封卹之典由是上下才之風采焯著遂奉敕守建昌等六衛時方盛暑兼程而進至即清糧餉舊額屯田祭祀田秋青草凡見奪於豪右者悉皆復之險要關堡次第脩舉夷醜刺馬賢刺馬能



東海集卷四  
一八  
輩最桀黠前官召不出見聞聲威俱至案下數十  
年讐殺宿冤悉聽辯理革府縣包攬之弊邊儲遂  
充頓戢武事漸復華風建昌父老以為見所未見  
也又奉 敕開辦銀課馳與內臣計之所得不及  
支費一分遂奏罷之乙丑致仕歸華亭蓋由富順  
知縣孫璠事敗賂執政佑之下其奏於汪僉都汪  
以璠與茂蘭同年委復覈之茂蘭以法不當宥姑  
從輕典免官已拂執政意執政死山東李公掌吏  
部猶謂其傾附勒令致仕追命下蜀人皆驚愕競  
相嗟惜既歸以得事太安人為幸安人周氏福建

右布政克敬之女有賢行以其年月日先卒茂蘭  
尋感疾久之瀕終舉手加額曰老母在堂子當盡  
孝母子訣別天乎天乎卒之明年 月 日葬余  
山周安人同封焉其家世之詳有楊廉夫先生靜  
鑑碑通波阡表皆陳文東所書予得而畧獨念茂  
蘭早却紈綺之習勵清苦之志急欲聞善能受盡  
言事職不苟避難寧代人兼理在四川有軍功輒  
不上曰行陣之士出死力吾儕忍分其功後何以  
責其盡力蓋是時用事者往往欲自厚且及左右  
坐食之徒而履險者反不與故茂蘭全已以矯之



公論甚偉惜不究其施而大缺民望也吾茂蘭實  
無愧焉拜手投淚銘于墓之碑曰  
英姿夙慧勇却紂綺德藝在人憤弗歸已今古畢  
鑑纖遠悉理曰有昧焉行將柅矣拜官司刑惟慎  
惟明既遷蜀憲乃兼典兵兵克安衆刑各當情夙  
志素抱亦去著行征車亟旋云何乃竟孝有遺悲  
志有遺政奈山之原伉儷斯並尚何憾焉百爾維  
命知己述碑雖陋匪佞爰保茲丘永世有慶

夢庵陸先生墓表

嗚呼此隱君子陸先生之墓也先生名潤玉字尚

質世居松江郡城之北郭高祖廬山曾祖華黻祖  
彥明父亨皆業儒不仕母曾氏配呂氏子桂櫟孫  
系女曹蠲適馬龍天順六年壬午八月 日卒壽  
六十二是年十二月 日塋于所居之東隅從先  
兆也先生生有異質卯角游鄉校時吏部尚書蕭  
山魏公見之期以遠器治詩習舉子業齟齬弗遂  
子桂穎敏過人先生乃悉以所業授之曰吾無事  
於此矣自號曰復軒益博綜諸經子史玩心高明  
有所感觸一發於詩桂補邑庠弟子負聲稱日起  
咸以倫魁期之一疾遽夭先生歎曰是誠一大夢



也史號曰夢庵深自韜晦跬步城府累歲不入惟  
沉酣于易悉取諸家含咀疏剔縱橫參錯列為數  
圖懸于一室起處其間充然自得人非其儔不苟  
一接其所著詩名曰夢庵集近已梓行而弼序之  
曰先生淵靜脩介矩度森嚴其詩猶仙宮真館鏤  
金塗碧望者目眩入其中則纖塵不飛堦墀如洗  
蕭然物外境也知言之士亦以為不妄先生疾篤  
語其姻家馬以德曰吾死必張汝弼表吾墓瀕終  
又以是囑其子棗嗚呼弼雖愚晚索辱先生之知  
且嘗謂先生年踰六袞涖髮童顏若餐霞服日者

靜者壽必可徵矣何遽死耶身後之托不敢不勉  
嗚呼先生有德有言畧弗一試真隱君子也孰可  
以東吳一詩豪溷之耶嗚呼

贈南京大理評事莫公墓表

昔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深邇民隱凡民之入覲者亦莫  
不進之殿陛間俯玉座賜清問其對有條理可采  
者輒加寵賚以旌之若吾松江之莫景行居上海  
十九保保中推為耆宿以事入覲對揚玉音加  
賜寶鏹而景行之名遂章章於郡邑間矣惜當時



東海集卷四  
三  
所對之語不傳焉景行生文義配朱氏文義生忠  
即公也所居瀕海斥鹵糧稅歲多逋負鄉人以公  
門望可服衆欲推為糧長以司其事公自計雖毀  
家弃產必不能辦乃徙居於郡城東門商販以竒  
贏自養人皆樂其坦易質直連為婚姻遂定居焉  
母卒公適在外逾年始歸聞之驚慟仆地久而方  
甦居喪三年葷肉不御居父喪亦然人皆難之配  
羅氏生二子長曰謙次曰諲遊郡庠領己卯京闈  
鄉薦登丙戌進士第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故推  
贈於公如其官贈羅為孺人焉公年六十六羅少

六歲天順壬午八月相繼歿十月合葬於華亭之  
通波塘西朱家浜之原從先兆也謙之子儀夔諲  
之子倫侑佩伸僖女三人則公之孫也予與大理  
居同鄉取進士為同年而知之頗悉乃以墓道之  
文見委嗚呼景行生而膺

太祖之賜忠歿而受令 上之贈皆莫氏之宗以  
為榮鄉人樂道之者然其質朴信讓可以化俗者  
乃或泯之故予表公墓併景行之事書之使知慶  
澤之所由來也遂銘之曰  
右迴溪左望山百十祀兮安其間



工部郎中邵君墓表

秀王將建府於汝寧也。上命工部妙選公勤有心計者董其役營繕司員外郎邵公乃往時荆襄間劉石二寇始戡歲又屢侵民力未甦公謀於藩司而令郡縣曰王府規制一尊定式不可不為宏麗以稱上親親之厚但民多艱食物貨湧貴吾輩有事於此者當力節浮費省厨傳趣成其功庶可以省民力副上意也。甫二年訖功而歸左右不得足其利者輒騰言曰民力雖省宮室則儉矣及殿下抵國中使果以弗稱聞賴上仁明不加

罪仍命公往治之時蓋陞郎中矣恢拓規構頓改前公趣功撫民晝夜焦勞者又二年乃得羸疾形神頓異及還京故舊道遇有不能識者由是奄奄遂至不起。癸巳歲十二月廿七日也。齒纔四十有九耳。兵科給事中張裕夫其子相之婦翁同里同業者經紀其後事未幾相聞訃奔至裕夫乃具狀平相詣予徵文表于墓顧予何能為役哉予以裕夫意不可固却也。按狀書之公諱能字舜賓其先汴人高宗南渡始徙家越之會稽始祖元盟居士生德潤元萬戶總義兵德彰崑山州判官季子



仲嵩則公之高祖也曾祖安分處士祖繼先亦弗  
 仕曾祖祖志仁登進士授達縣丞思廉由鄉貢授  
 貴溪學教諭叔祖詳領鄉薦累官至代府長史  
 父某母酈氏繼單氏公自少警敏過人卅角為弟  
 子負明禮經景泰庚午取浙江鄉試辛未賜柯潛  
 榜進士觀政工部受命為大臣營塋往廣西犒軍  
 癸酉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乙亥以內艱去服  
 闋改兵部車駕司初考蒙推恩封其父如其官母  
 妻皆安人嘗出較牧及兩廣寇起奉敕調南畿軍  
 以往皆著能聲癸未陞員外郎未幾乞歸祭掃賜

楮幣以資路費丙戌至京改虞衡司遂董秀府  
 之役娶王氏席氏子二長即相郡庠生次驥女二  
 某婚也擇某年月日塋于某山之陽嗚呼公年  
 二十餘而登科蹕屬英發謂偉績奇功可以立致  
 乃沉浮郎署者又二十餘年方當展施卒不愜志  
 而死天乎人也而命也如此然久於宦而私不加  
 饒隨所授而公皆有譽謂非行立而才充之士也  
 歟用表于墓以式于鄉



墓誌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嗚呼天生偉才所以擬時變與時不能無變惟得  
才以濟之雖變不極民生有賴矣天人相與自古  
有然者今于吳都憲公見之予昔自兵部出守南  
安時聞湖湘有草竊之警雲南有交趾之擾當道  
或張目失措廷議以左布政使吳誠陞右副都御  
史往撫既而就擒歸化而咸父母之嗚呼若吳公  
者非天之所擬以濟斯變乎公年六十有一以成  
化年月某日卒於雲南黔國公沐公遣官送護歸

櫬于鄉 天子悼卹賜祭葬如禮擇以甲辰十二  
月日葬於龍井山之風篁嶺其子瑤理襄事其兄  
子鄉貢進士璿奉其鄉人廣西叅政朱廷用狀來  
松江拜予乞誌于墓按狀吳世為錢塘者姓曾祖  
子昌妣賈祖原敬妣孫考士寧妣徐配王繼凌側  
室李氏祖考及妣與配皆累贈至右副都御史淑  
人長子瑞以軍功為官帶舍人次即瑤次琪女三  
福建僉事談俊士人夏英其婿也一未行孫女三  
俱幼公字尚忠號思庵天資穎異操行孝謹識尤  
超卓景泰庚午以禮經領浙江鄉薦辛未登進士



第除兵部武庫主事丁外艱起復除吏部考功主  
 事尋改工部虞衡授 敕推封進階承德郎陞郎  
 中授 誥推封進階奉政大夫是歲禮部會試充  
 同考試官又授命 敕封慶府克副使尋陞四川  
 右叅政與巡按御史同理刑獄多所平反丁亥  
 上命襄城伯李瑾率兵平番夷公督餉有方賜文  
 綺丁內艱起復陞貴州左叅政尋陞湖廣右布政  
 上命總兵官李震討靖州苗蠻公又督餉受賜戊  
 戌陞左布政使威惠竝流聲動遐邇由是奉 敕  
 拜右副御史巡撫湖廣兼理軍務整飭兵備事無

畏難所指輒效寇攘屏跡時交趾弄兵滋久寇抵  
 雲南又 敕巡撫雲南公至戒飭各邊土官八百  
 宣慰諸司嚴兵以待適賊擁入淄山口營代軍乘  
 震雷奮擊賊衆驚潰躒橫尸蔽江雲南輯寧降  
 敕褒諭雲南素少雪比歲見白物無疵癘以為公  
 政所格益公䟽剔勞徠弛張抑揚鞠躬盡瘁宜其  
 所至天人叶應不負所職也銘之不特為封營假  
 久計抑可備太史氏采擇以為後法焉銘曰  
 豫樟棟廟湛盧剗犀其器也良其用也宜天子明  
 聖斯亦見之驅厲以雪助師以雷人謀所至天亦



弗違天且弗違人其敢欺爰琢藥石刻我銘詩保  
此樂丘億千萬期

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徐君墓誌銘

正統間貞孝廬陵孫先生教授於松善誘士類有  
十才子之號徐觀居首觀字尚賓號讓西自幼清  
俊穎敏巧思絕人長而卓識偉度高標逸韻足以  
動人徒步過市市人亦歛手起避視之若靈芝瑞  
鳳然嘗就其所得於外者評之其詩文清婉麗密  
隸筆古雅得鍾蔡法篆籀真行草亦佳畫從董北  
苑入變態甚多微而雕鏤追琢製飾鑿別各臻其

妙誠才子也豈止時文利祿之學而已哉辛酉以  
詩經魁鄉解梓行其文會試屢置乙榜或謂其以  
新奇之文發精奧之義習熟爛常語者以眯目棘  
吻而斥誠亦命也由是游國學者久才名益燁燁  
聞天下交南朝鮮諸夷使者至購其書畫巖奔為  
榮景泰癸酉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武選劇司也國  
家垂百年來而選事纖悉委曲俱有成法簿錄櫃  
貯度閣壁粘者絲紛塵委動以萬計非久於是者  
左繫右掣莫能措手尚賓至檢覈鈎稽浹旬而辨  
日坐廳事酬應如響宿滯積凝為之一洗又皆悅



服暇則入黜室高吟疾書求者旁午各遂其願今  
江西叅政盛以端時與同官嘆曰尚賓形如老鶴  
才如湧泉公牘文事日無停思視矻矻簿書間猶  
不克濟者誠可謂兼人之才矣三年考宗封其父  
竹庭先生閭如其官贈母何氏封夏氏妻唐氏皆  
安人尋丁夏氏憂將禫尚書滄州馬公奏趣具裝  
以理司事乃復任未幾陞郎中北虜寇邊尚書馬  
公出視師奏以尚賓贊畫紀功將發適曹賊變起  
乃止辛巳冬入朝感寒頓直廬牖下久之乃甦即  
上疏乞歸當道難之逾三月始歸華亭故居竹庭

先生尚無恙日惟悅親為事益欲盡蓄天下書購  
名畫法帖彝器美石奇卉雖重費不惜奉竹庭其  
間成化戊子竹庭歿哀毀甚塋期將邇淫雨忽作  
尚賓乃焚香拜跪於庭者累日親舊勸阻不止及  
柩車將發果霽人以為孝感所致未幾疾作己丑  
四月八日乃終後事悉有治命得壽五十二而已  
早無子姊贅塘橋張隣生子甫三辰竹庭得唐氏  
抱哺之長名曰稷後納刁氏生子曰臯曰夔焉曰  
益者方孩瀕終命稷鞠之女采繁許嫁千戶顧維  
清之子元采藻尚幼庚寅正月三日壬午塋所居



錦衣村之祖塋稷詣予乞銘于墓嗚呼予忍銘而  
 尚賓乎予齒少于尚賓又晚出然每會輒商令確  
 古搜竒挾恠連日夜不休所師者多矣及承乏武  
 選異時而同事又吾吏師也豈止鄉里之好而已  
 哉銘不可得而辭也其世裔之詳有祭酒陳緝熙  
 先生墓碑學士錢原博先生竹庭墓誌可稽也予  
 丁而累銘之曰  
 加木千尋寸弗朽也樛枝器車豫薪爇也弗棟弗  
 匠斯醜也風摧火燼天所取也誰其類之我良  
 也嗟我良友胡弗黃耆也我心孔疚匪私疚也

勒銘貞石詔悠久也

陳文達墓誌銘

文達姓陳氏諱剛文達其字也別號清庵世居會  
 稽山陰之錢清江高祖某曾祖某祖某三世皆讀  
 書弗仕考仲章洪武廿四年郡邑有燬黃冊者遂  
 坐謫戍遼東之廣寧前屯衛文達與妻徐氏侍行  
 既至以居販致竒贏養親頗給越四歲代父役而  
 晝夜謀歸父母於鄉永樂四年丙戌始遂所謀又  
 十年丙申徐氏卒年甫三十生子雍在山陰理祖  
 業乃權厝廣寧城外繼娶泰和馬氏亦同戍所者



生子曰熙曰泰曰和女一又廿三年戊午雍來迎  
與馬氏同歸山陰時火伴頗衆雍欲拜母櫬同行  
而各懷非沮不果文達歸而田廬不廢生計給足  
日與故舊棹酒船徜徉山水間以樂暮景人皆譽  
其有子正統十年乙丑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壽六  
十八明年冬雍奉柩塋禹會鄉仍虛其壙之左俟  
歸母櫬由是雍之情事益切營文牒度關塞著屨  
擔簦往返至四卒又不果一語及之輒潛然淚下  
蓋邊關重塞相望萬里雖王公貴人亦不易舉動  
者雍必欲歸母櫬曰一旦能遂吾事即死不憾成

化九年癸巳秋又治裝而往擔死畢其志委曲百  
至乃果得歸蓋距其母之歿五十有九年矣十年  
丙午夏過京師鄉里之仕者客者咸駭異競走慰  
勞之雍乃告兵科給事中張君裕夫曰雍犬馬之  
齒六十又五矣始得母骨歸將擇今年某月某日  
與先子合塋則吾志願殆畢矣特恨未得文墓上  
之後保吾父母之遺魄于永久也京師文章之林  
能為我一念乎裕夫乃率雍以其內姪貢士周時  
中狀抵予以請然文達夫婦遠萬里外其平生德  
善狀不能詳特記其生卒往返歲月耳嗚呼雍之



情事五十餘年而始伸其難矣哉非堅其志苦其身挫衄而不回者能之乎故予銘文達之墓實矜雍之志將以勸孝也人孰無是心以心感心則雖千百世之遠其誰忍犯文達之墓乎銘曰  
有封斯土歸越重阻親魄乃安子心良苦我昭其心以告終古

顧安人衛氏墓誌銘

安人太常寺丞顧惟謹之妻 誥封榮祿大夫都督衛文伍之女今官城伯頴之姑也太常公以謹於事神克傳其意際遇我 太宗文皇帝歷事四

朝正統間比蒙寵渥常祿之外特加異數賜第於太德觀之旁深曠幽雅太常公又好客安人自治具不憚煩猥務得歡心景泰庚午太常公歿安人訓飭二子恪遵父教以忠報國嘗有退斥之士往依之居安人救諸子姓曰人誰無患難時不可以其勢退身窮而少忽之館穀周旋久而愈厚士有負其德卒反眼按劍者亦不計由是人益稱松江顧氏忠厚家風為不可及云蓋顧本松江令族與衛為里閭相頡頏者故作官於京以締婚焉二子長昂錦衣衛後所旌節司百戶次曰昇孫男一曰



堯臣孫女二曰德馨適指揮僉事王璽曰德善適  
衛理宣城之從子也成化丁亥十二月日安人歿  
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正月昇于京城翠微山之  
原與太常公合塋予以鄉里之好雅聞懿德恒歎  
炎涼趨背盛衰易節世之士大夫亦徃徃蹈之安  
人訓其子待廢退之士如此可謂厚矣故婦人之  
常德不書而銘之幽曰  
登臺者附之履入窅者下之石須糜丈夫尤為此  
極孰信高明乃在婦德我作銘詩銘厥幽宅億萬  
斯年仁人斯惻

楊起巖妻陳氏墓誌銘

吾松江之東郭有陳文璧先生者以名進士家居  
遠近受經者衆今僉都御史張時敏亦在列時敏  
之隣楊西疇者以富而好禮聞將為其仲子說擇  
配時敏乃謀諸先生之子洪以女素芳許焉既歸  
說為郡庠弟子貞又遠出從師陳氏處家舅姑脩  
隨之奉減獲衣扉之需罔或踈節合族姻親以賢  
婦稱之年三十九成化乙巳六月廿五日卒生子  
二金整明年十二月十三日塋于俞溪兆域予與  
說之師春坊諭德太倉陸鼎儀先生往吊說拜泣



曰說妻既沒銘墓者惟先生是祈予曰鼎儀文可  
傳信鼎儀曰子悉三家之故尚何辭予念交楊陳  
父子兄弟間有年頗聞孺人有賢稱且鼎儀之命  
遂銘之曰  
南望大海僅三里許此詎俞溪彳亍百舉隆然者  
丘貞玉于處

先君村居先生墓誌

有明成化五年乙丑正月九日甲子日加於辰先  
君村居先生卒於家閨二月十六日辛未報至京  
師弭哀號摧痛強存視息俟 陛引給劄而辭又

兩洽旬而始克歸荒迷倉卒止得禮部侍郎崑山  
葉盛墓表一通而已擇以九月廿九巳酉塋長兄  
汝輔謂墓志必詳實如墓表足矣弼遂述墓表曰  
張之先汴人庖宋南渡來臨安臨安失守始來華  
亭居菑溪之上處士六世祖澄號斗山先生學邃  
於易善卜筮以才畧自負嘗為郡中畫計擒劇盜  
其黨夜來加害澄走草澤中得免因又徙居沙蕩  
里生仲寬仲寬生明遠明遠生昇昇生座字存禮  
號守株農以家學教授於鄉里而於地理術尤精  
後進師之處士大父也父子英早世處士諱熊字



維吉以沙蕩里去城百里而遠自號曰村居志隱也幼育於大父每見譽曰與吾門者在此兒為人性度坦夷嗜吟咏能飲酒雖多不亂居鄉治家能自卓立見諸踐履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畧曰為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配胡氏有內德先卒子男五長汝輔次即弼初

名汝弼狀元羅倫榜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次汝匡次汝翼其最幼汝儼孽也女一歸俞庚孫男七人弘正弘亓弘立弘左弘至弘直弘丞女十二人卒年六十有八歛葬百需皆處士所預營也表之文如此蓋先君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孤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婢僕不得各遂其私未免悔厲然分定情安門庭雍爾吉孰大馬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此先君心得之言著之於規者多此意戊子十二月乃具舟入城又至黃浦南北與諸親



友永訣過黃浦復舉手曰吾再不遊此矣皆不之  
信歲除日遍別諸隣明日病作猶起受家人賀禮  
亦若別然迨歿身後事纖悉皆有治命嗚呼天乎  
痛哉弼何忍及此也乃百拜而志之仰冀同愛親  
之心者全此一丘以永世也嗚呼天乎痛哉

承事郎質軒董君墓誌銘

松江郡之西郭有董仲頰者以敦厚饒裕聞年七  
十二卒成化丙午十一月五日也先是八月十二  
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適空中駕一小舟從東  
而西又折而東墜仲頰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

視之乃芟草所結時仲頰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  
載我耶瘡果不可療而卒論者以為仲頰之感召  
不凡矣將以丁未三月一日葬于泖港之南原其  
子持湖廣叅政唐廷貴所撰行狀來乞銘予念交  
舊近且卜隣飲間嘗以辭墓今可辭乎按狀仲  
頰名昂號質軒姓董其先烏程人入國朝曾大  
父福三始占籍華亭之脩竹鄉祖友文考瑜皆隱  
于廛市瑜生二子長曰顯次即仲頰也早孤育于  
母沈氏兄以隣事當逮于官偶外出乃逕逮其母  
時仲頰方在鄉塾聞之亟走詣官伸理官異其幼



而致辯辯直併隣人釋之同里徐翁由是心嘉之  
遂贅為婿委之家業仲瀨勤慎有心計家日以起  
雲南左布政袁舜舉徵時以隣曲兄弟出入服賈  
同榻讀書一日客于金陵聞日者云袁貴董富仲  
瀨初不以為然不四五年袁果登進士第歷官通  
顯仲瀨方信定命安事營業益抵饒裕為人寬厚  
重然諾遠近多倚信之然事涉義者必辯折不少  
貧徐翁之室嘗被燬有欲侵之誣訟于官仲瀨備  
申其枉得直憫允應馬役之艱歸受於已允歿創  
祠宇居嫂氏悉以祖田贍之景泰甲戌歲荒

詔能出粟濟飢者有錫典仲瀨毅然曰此吾素心  
也况上導之乎乃輸應上格復自煮粥以濟行道  
多所全活時副都御史上虞葉公守松隨詔例加  
以冠帶仲瀨復婉辭卒不受葉公為書崇義大字  
以旌于堂諸縉紳遂以詩文華之載之郡志成化  
丁酉甲辰歲累飢每詔例至仲瀨輒輸應如初雖  
多不恤最後以有司強受七品散官非其心也而  
身且老矣居復布素如常其崇義自抑類如此子  
三各教以經學進鄉累舉不第以能書薦授鴻臚  
寺序班進臣將赴辟安鄉伯家訓導進忠以郡庠



弟子負取應配即徐有賢行先歿女二適張祐袁  
偉孫男三仁息仁憲徵吉女五二未笄噫仲獺布  
衣其將卒也感空中舟來可謂恠矣不可道也然  
予所親聞而詳察之不誣固亦偶耳哉但春秋紀  
異亦在所當志也併志而銘之曰

利利于鄉德德于衆其軀頽然其中瀕洞匪祿而  
豐積之自躬蓋亦有道豈直曰逢泚後也腆維經  
維典若子若孫日覬融顯望八而休得天亦優南  
原之窳保千萬秋





程